



《星火燎原》画集

重返陕北

《星火燎原》画集

重返陕北

原著	刘占江
改编	吴文焕
绘画	费龙翔

内 容 提 要

这套画集是根据《星火燎原》和有关回忆汇编的。

本画册描绘的是1936年红军东征之后，国民党在黄河东岸布下层层封锁线，包围陕北根据地。红军指导员刘占江奉命从山西返回陕北，路上遭到敌人严密的盘问、搜查、乃至逮捕。但他在群众的掩护下，终于脱离险境，跨过敌人的封锁线，越过黄河天险回到陕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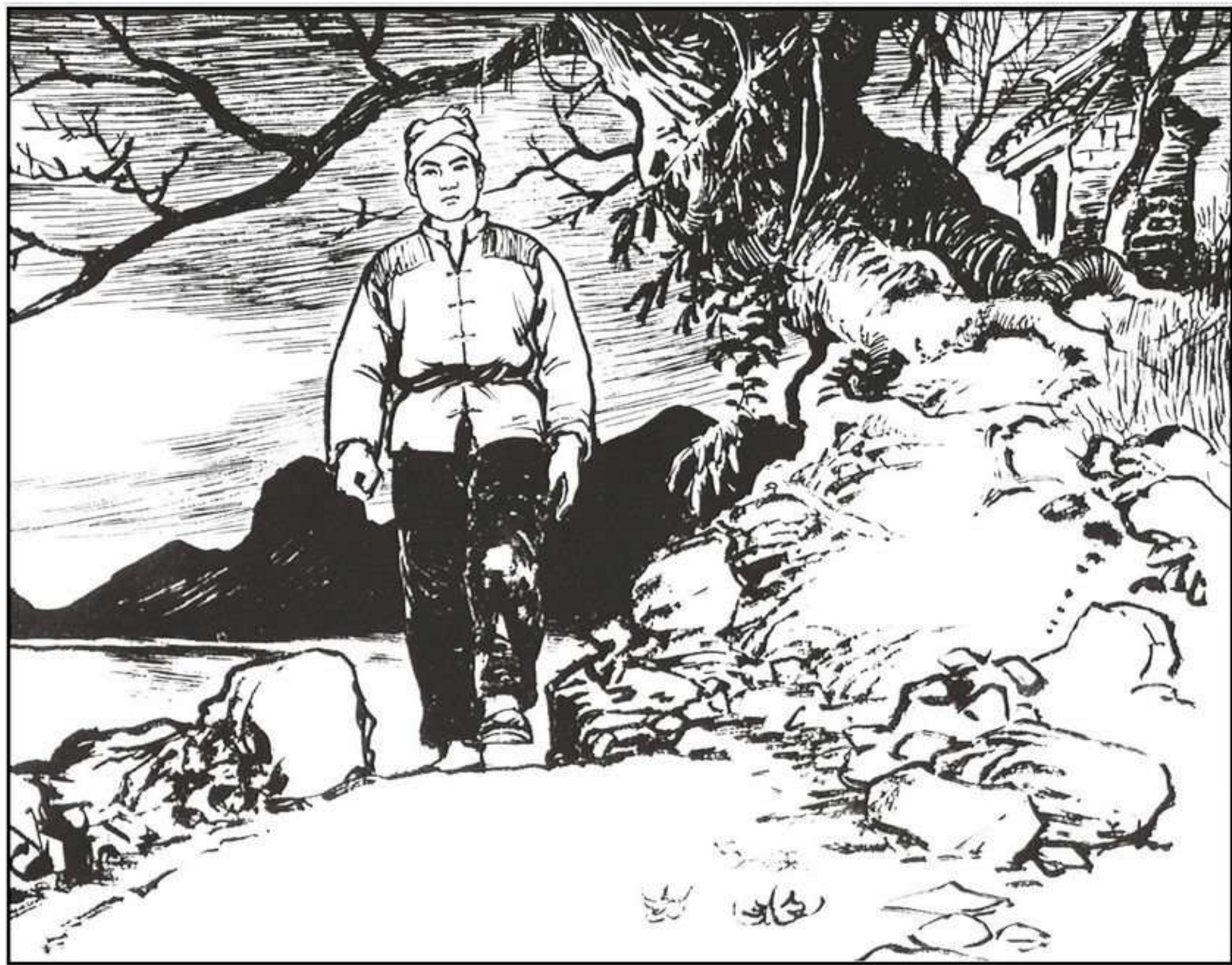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六年红军主力东征以后，国民党军队疯狂『围剿』在山西的少数游击队。我那时是红军的连指导员，为了活动方便，我化名为石疙瘩，在东山一家伐木厂当工人。



不久，上级要我回陕北接受新的任务。我想，能回陕北，简直太好了。可是敌人在黄河东岸布下三道封锁线，碉堡密如满天星斗，重返陕北，不是容易的事啊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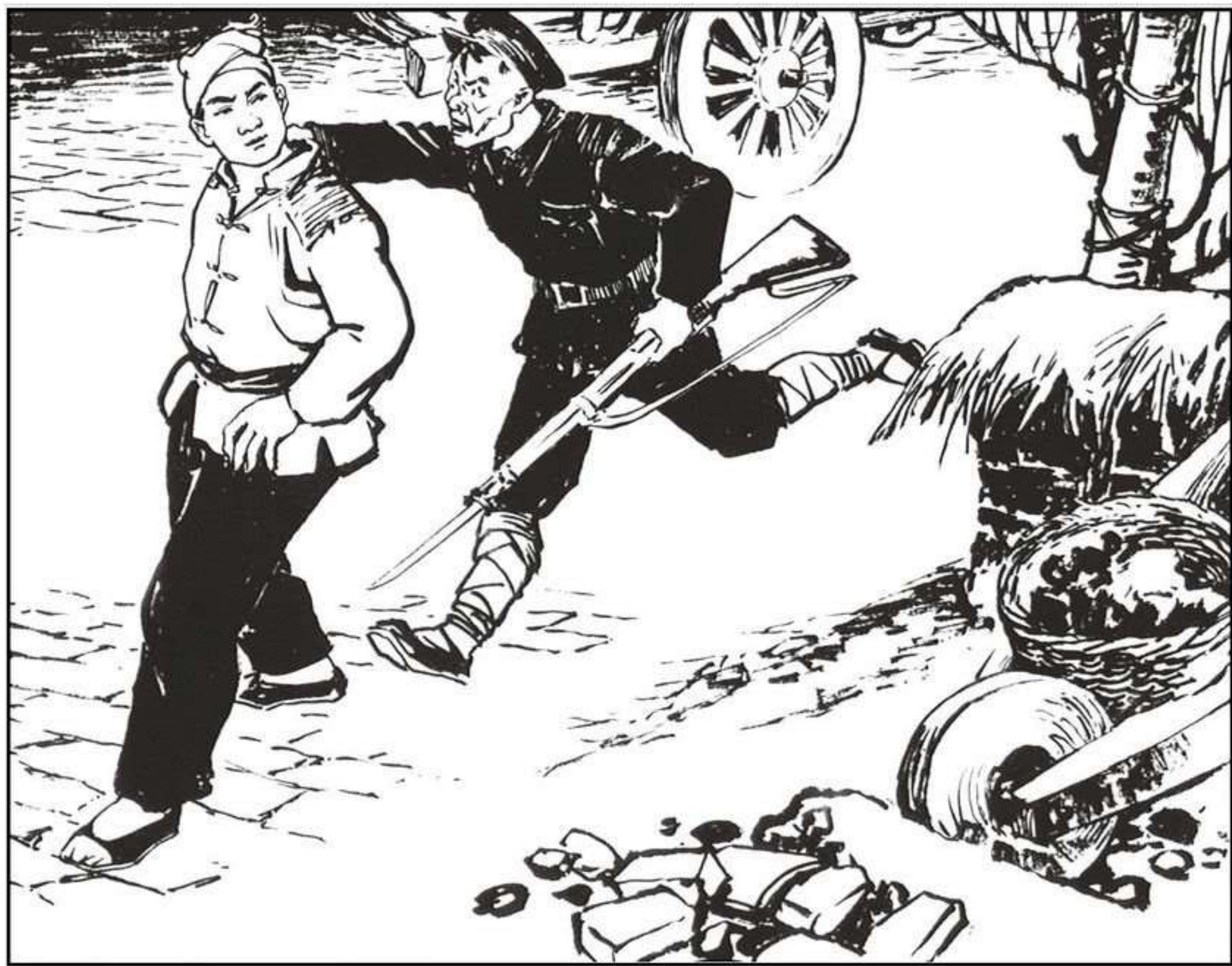
秋末的一天，我离开了伐木厂。我穿着一件破棉袄，头上包条脏毛巾，装成一个从山里下来寻活干的穷苦农民，向河滩边上的霍县走去。



第二天清早，我到了霍县东门。城门上站着四个岗哨，是阎锡山的『公安队』。刚走进城门，身后传来一阵喊：『嘿，站住！站住！』我装着没听见，自顾走着。



后面响起了追赶的脚步声。我扭过头，一个公安队员已经狠狠抓住我的衣领：『怎么！你是聋子？』我装着莫名其妙地回答：『噢！老总，你是叫我？』



那公安队员把我推到城门口，在我身上搜索了一阵，从裤腰里搜出我的全部路费——两个钢洋。他不敢当众把钢洋揣进自己的腰包，气势汹汹地向我盘问。



老总，我是好老百姓，这是干活挣来的钱啊！

快说！你是干什么的？

他狠狠地用皮带照我脸上抽了两下，『罚你是土匪，这是抢来的！』不容我解说，两个公安队员端着上了刺刀的枪，把我押送到城里的监狱。



随着铁门沉重的响声，我被两个公安队员推进了监狱。牢房里没有窗户，阴暗得很，我只听见镣铐相碰的『当啷』声和『犯人』的痛苦呻吟声。



我摸索着靠墙坐下，好一阵才看清周围的一切。房内已有十几个和我一样的农民，他们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看见我进来，用同情的眼光向我问讯。



我避开了他们的眼光，垂下头，计划着怎样应付审讯，我不能说出我工作过的伐木厂，那里有人知道我真正的身份。但怎样哄过敌人呢？我苦苦地思索着。



寒冷和饥饿使我困得快合上眼皮。迷糊中，忽然有个颤抖的声音在我耳边作响：『是刘指导员吗？你怎么被抓来了啊？』我猛地一惊，抬起头来，想看一看叫我的谁。



借着从气孔里射进来的微光，我看到了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农民，面孔有些熟。我警惕地回答：『大伯，我不懂你的话。我叫石疙瘩，东山的庄稼人。』他呆了一阵说：『不懂也好，可要小心啊！』



我的睡意被赶跑了，心想：这老汉是谁呢？我又偷偷地看了他半天，对啦！是李信，李大伯。我们连曾在他的家中住过，那可是个善良的农民，待红军好比亲骨肉，怎么他也被抓了呢？



我凑近他身边，问：『大伯，你怎么也到这地方来了？』他叹了口气说：『唉！是拉下饥荒被抓来的，想起你们闹得红火那阵，咱们穷人有多少指望，如今，刀又架上脖子啦！……』



我的心放下了，把经过告诉了他。李大伯紧皱着双眉，用枯柴棒子般的凉手，捏着我的手，思索着说：『得想个法子出去。』



不多一会，牢外看守高声喊叫：『犯人下午进堂。』李大伯猛然直起腰，搂住我的肩膀说：『我舍命也要救你出去。我六十多岁的人啦，能救得你死也闭眼。你出去能救无数受苦的人啊。』



李大伯紧接着问：『小水王庄上的白兰芳，你认识吗？』我点了点头说：『我在庄上住过，认识。』大伯轻声说：『他是我河南同乡，你就说是他的伙计，两块钢洋是一年工钱。白狗子不信，我给你担保。』



一会，响起开锁的声音，看守冷冷地叫了声：『石疙瘩过堂！』难友们都默默地看着我，替我担心；我装作没事人似的，走出牢门。



我被两个公安队员连推带踢地押上法庭。抬头一看堂上挂着两根碗口粗的大绳，还有扁担、杠子、水桶、火针……两边还站着几个鬼样的打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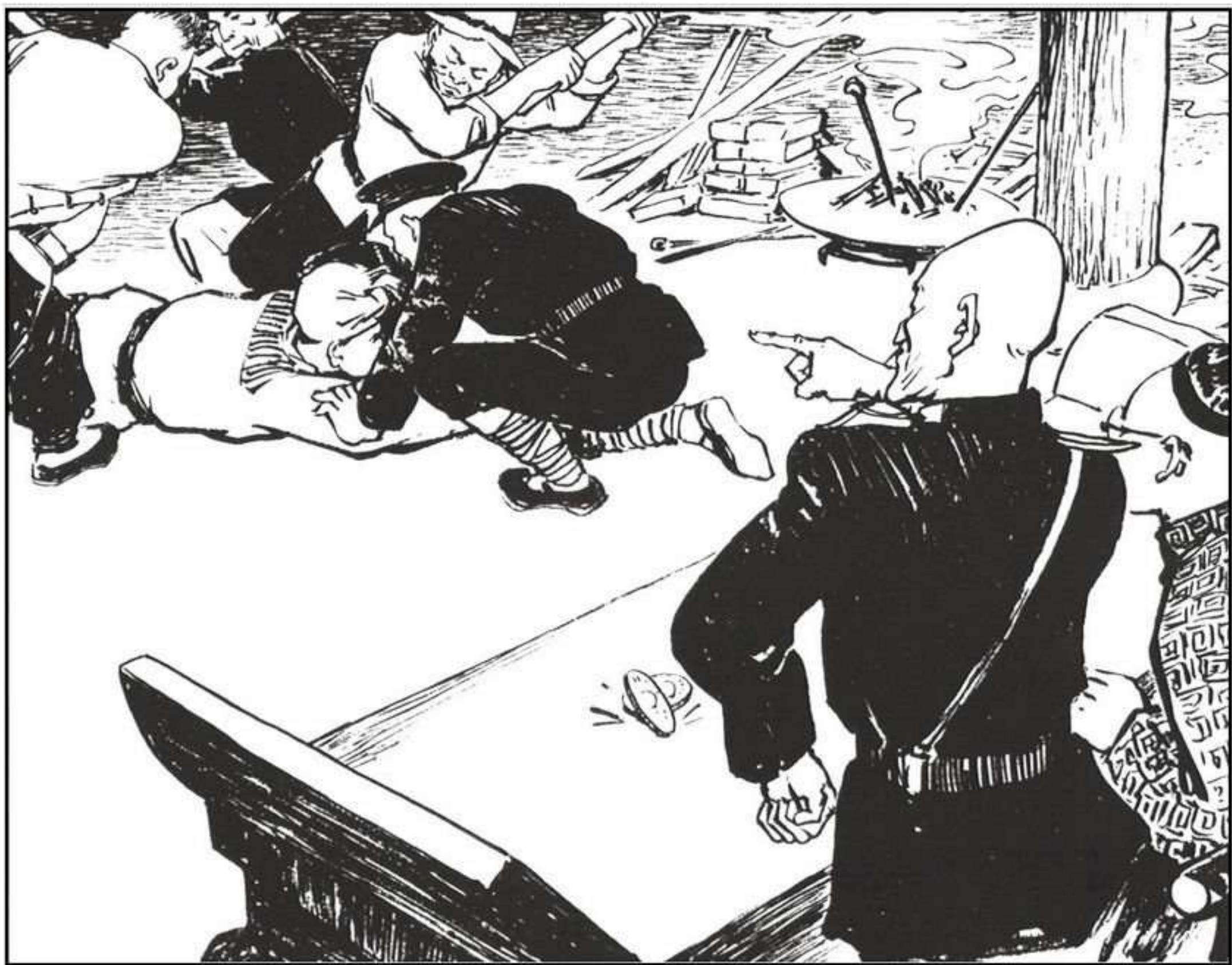
堂上坐着霍县公安局长——一个像棍子一般细长的大烟鬼。他黑起面孔，红黑不问，先向打手摆了摆手：『打！』噼噼啪啪，我的手掌挨了几十竹板。



打完后，公安局长把两块钢洋在掌心里晃了晃，狞笑着问：『石疙瘩！老实说，抢哪一家的？』我按照李大伯嘱咐的话回答了。还说在牢里碰上同村的李大伯，可以证明我是良民。



公安局长问了一阵，见审不出破绽，恼羞成怒地吼叫一声：『打！』立时我又被几个打手打倒在地，头上手上都流着鲜血。



我勉强从地上站起，周身疼痛，腥咸的血一直流到嘴里。我舔着嘴唇，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。忽然门外有人吆喝：『走！』不说实话，要你的老命！』是大伯来了，我的心『通通』直跳。



李大伯颤巍巍地站在我的身边，不断地喘气呻吟。公安局长指着厉声问他：『这个人你认识吗？』李大伯向我望了望：『他吗？认得。是俺同乡白兰芳的伙计，是个老实忠厚的人。』



公安局长把两块钢洋在桌上死劲地敲了几下，喝道：『他不抢人，这钢洋是哪里来的？』李大伯眯着眼端详着钢洋说：『长官，我知道，这是石疙瘩一年的辛苦……』



公安局长像疯子似地吼道：『李信，你敢担保吗？包庇红军要人头落地！』李大伯拍拍胸脯说：『长官，我都六十多了，还撒什么谎，我敢担保！』



公安局长问了一阵，又和书记官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喝了声：『回去！』两个公安队员把我们押回了牢房。

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看守开了牢门喊道：『石疙瘩，放你出去了。』我转身抱住李大伯，热泪夺眶而出。他说：『娃儿，走吧！我要是不死，总有一天，还能看见你们！』



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出了牢门。我又想：路费没有了，往哪儿去呢？为了能赚些路费，我又转回东山，到另一家伐木厂干活。



在这里，我和王师傅交上了朋友。他是个苦水里熬出来的硬汉子，山南海北走过许多地方，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。我没事时常跟他一起下棋、闲聊。



一天，吃过晚饭，他突然很神秘地拉住我说：『兄弟，别再瞒我，我知道你是干啥的。咱们是一根蔓上的瓜果，早晚扔进一个筐里。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，这我了解。』



我看他很可靠，就半露不露地试探着问他能不能帮个忙，使我回陕北去。他把胸脯一挺，用粗大的手压着我的肩说：『好吧！我慢慢想个办法。』



从此，他更爱和我接近，我也时常向他讲些革命道理。这天，我因扛了一天木板，又累又困，天刚黑，倒在木屋里就睡了。王师傅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。



他拉着我的手说：『起来！』我还当他要拉我去下棋哩，揉着睡眼回答：『太累了，明天再陪你。』他轻声说：『不是下棋，是送你回陕北。』



他从腰里掏出一张由霍县到黄河边石楼县的通行证，说都安排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动身。我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，好一阵才吐出几个字：『好王师傅，怎么报答你呢？』他咧开嘴笑着说：『这算得了什么。』



接着，王师傅端了两大碗菜，一碗是素杂烩，来为我饯行。这是他抽空从山林里采来的猴头菇、蘑菇等煮的，是这里最上等的野味了。他见我不安的神情，爽朗地说笑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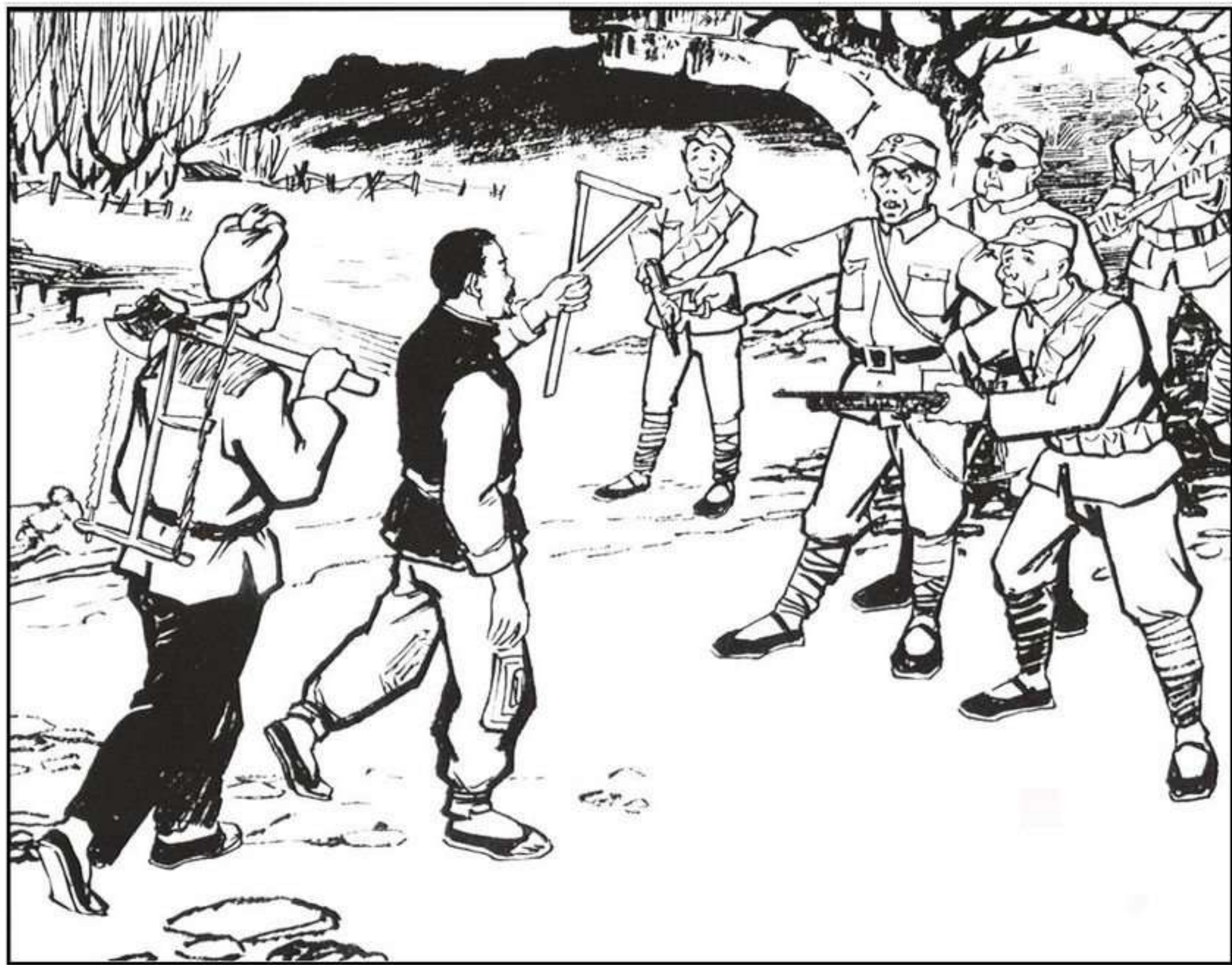
下半夜，山里刮起了怒涛般的大风。王师傅很快地穿好了衣服，起来点着了烟锅，把木匠工具结扎停当，说：『走！早走一袋烟，少赶三十三。』我们俩悄悄地离开了伐木厂。



走了三十里，天渐渐放亮，来到了汾河封锁线的一个关口。那里岗哨密布，碉堡林立。王师傅走在头里，他手拿木匠尺，腰挂墨斗子，我跟在后面右肩挂着大锯，左肩挂着铍斧，像是师徒俩。



我们一走到关口上，就被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围住了。一个头领模样的人，横眉竖眼地问：『你们干什么的？』王师傅扬了扬手中的木匠工具，泰然地回答：『咱们是手艺人。』



那人向我们打量了一阵，呲牙咧嘴地威吓道：『手艺人也不准进，阎主席的命令，谁违抗就这个。』说着把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比试。王师傅并不去理他，从腰里掏出了证明。



那人一把抢过证明，看了两眼，规规矩矩地递给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。那家伙看后，点头说：『去吧，好好修。』他们连我们身上都没搜查，便放进城去了。



我们用同样的方法，越过了第二道封锁线，来到了黄河边上的石楼县。嗨！这里防守得特别严，碉堡密得像围棋盘上的棋子。王师傅愁闷地说：『咱们的证明不生效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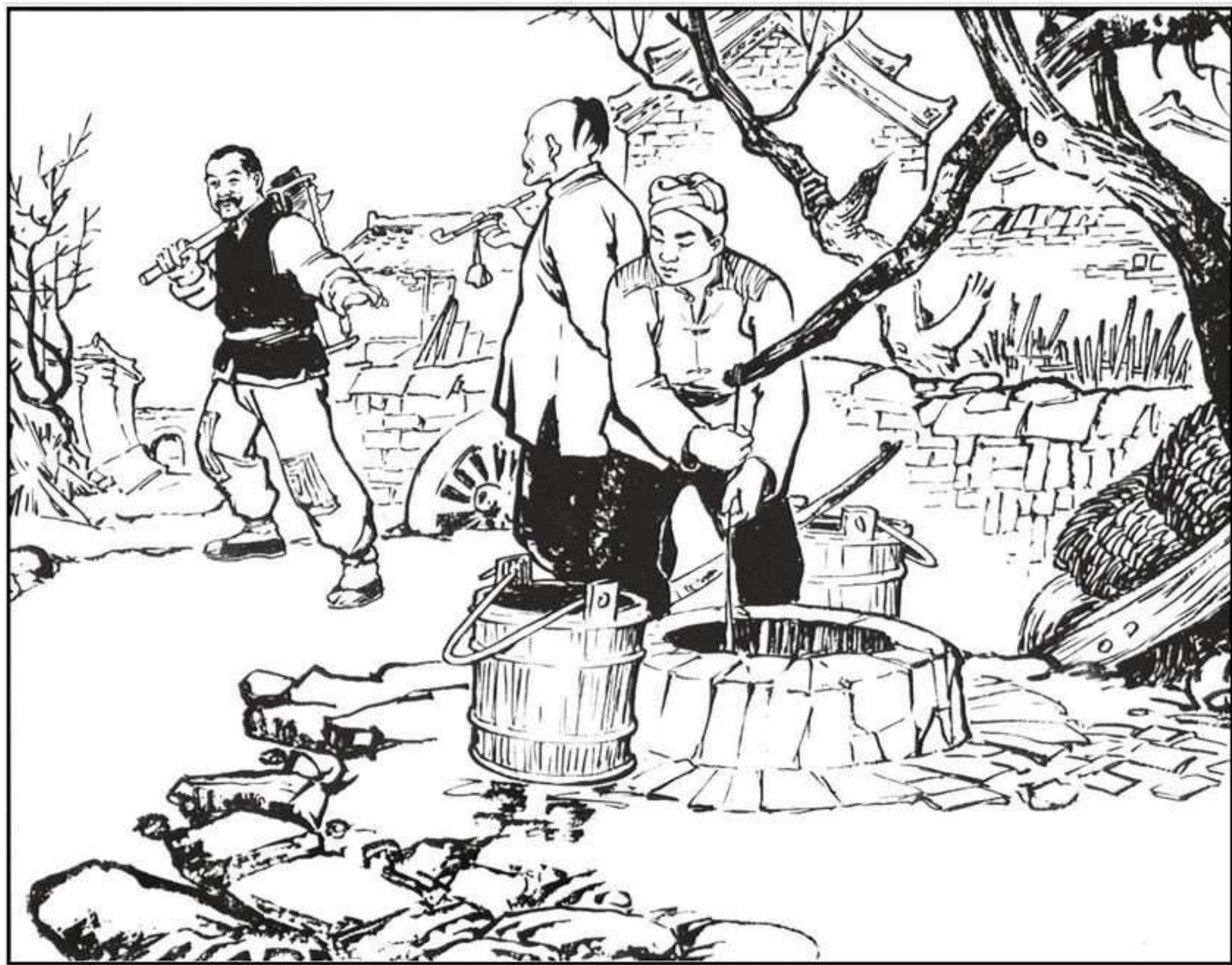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，黄河把东西两岸分成两个世界，汹涌的河水像千军万马，吼着奔向东南。河里不能渡船。我站在东岸遥望故乡陕北，激动的心怦怦地跳动，恨不得飞过河去。



一时过不了河，我们便在离河边六十里的后河村刘业生老汉家住下来。因为同姓刘，我便叫他刘大伯。这里离黄河较远，比较安全。



刘大伯是陕北清涧人，五年前逃荒到这里，我和他是小乡亲，拉扯得很亲热。王师傅每天扛上木匠工具到邻村转着找零活，掩护身份；我则在刘家当伙计，也没人怀疑。



但是，当我试着向刘大伯谈起想回陕北的意思，刘大伯很惧怕地说：『难啊，如今是隔河相望，黄河好比阴阳界了。』随后又说了一阵说：『你也别着急，我慢慢想法子。』



有一天，王师傅在邻村遭到了白军的盘问。这以后，村长三番五次到刘大伯家来探问。刘大伯说我是他的乡亲，王师傅是我的师傅，寄住在这里找活干的。虽都应付过去了，但我们心里却不安起来。



一天夜里，王师傅把我叫到围墙背后，按住我的肩膀沉默了一会，开口说：『兄弟，风声很紧，我又不能送你过河，这儿不能长呆，我先回去啦！总有那么一天能再看见你们……』



我活了十九岁，可没轻易哭过鼻子，这回撕心裂肺地难过，我感觉眼泪像小虫似的在脸上爬着。好一阵，他才挣脱我的手说：『我走了，代我多谢刘老汉。盼你们快点打过来！』



说罢，他紧了紧腰带，提起工具，大步地向来路上走了。我呆呆地站着，直视着他高大的身影渐渐被夜色吞没，心里默祝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东山。



隔天一早，刘大伯就出门去了。晚上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对我说：『今天白跑了一趟。你不要慌，我会给你想办法的。』过后，他又坚定地说：『娃儿！我舍命也保你到河西！』



第二天，我从刘大伯儿子那里打听到，刘大伯为了帮我回陕北，把过年烧的柴卖掉，换了一瓶好酒、五斤猪肉，到村长那里搞护照。可是狠心的村长，接过『礼』不办事。



这以后，刘大伯为我想了很多法子，却从不告诉我。我了解他孤僻的脾气，也从不用话缠他。冬天已经来临，黄河边上的寒风成天叫啸。我遥望家乡的山峦、村落，心里真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焦急万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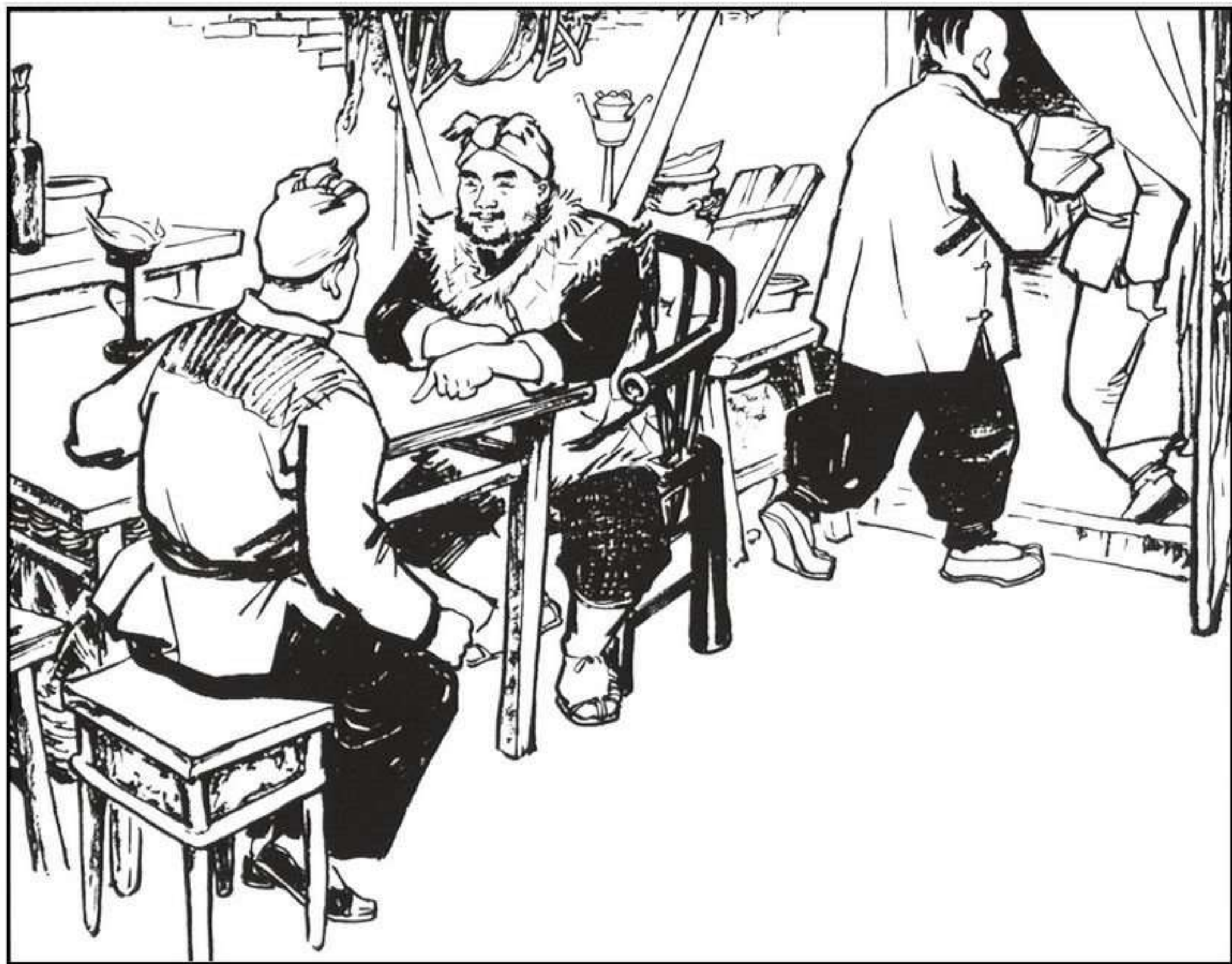
有天晚上，刘大伯回到家里，满脸笑容，腋下挟着两包东西，一见我就乐孜孜地说：『娃儿，总算想着个法子了。』



话声未落，门外又跨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穿一件羊皮短袄，紫黑的脸膛，络腮胡子一大把，长得很结实。刘大伯对我介绍说：『娃，这是殷大叔，走黄河老手，他答应送你过河。』



我一面向他致谢，一面问渡河的办法。殷大叔在桌上比划着说：『我琢磨了好久，咱们从义碟区小河岔过河，那里水是急，但敌人防守松。老茅草一人多高，碰上巡查队也有个躲藏。』



他开始和我谈起坐小羊皮筏子过黄河的门道。他眼睛望着屋顶，露出异常神往的表情。我这时才发现他并不是很严峻的人。我凑到他跟前问：『大叔，你以前干过这号事吗？』



『干过。』殷大叔吸了口烟回答，『送过贩私盐的，还有红军。』一说到红军两个字，他朝我瞅了一瞅，微微一笑。我没有回答，不用说，大家心里都明白。



刘大伯特地做了一锅汤面，几个好菜，像是给我送行。他今天比往常快乐，不断劝我多吃。我结实实吃了个饱。殷大叔却慢慢地喝着酒，一点也不慌张。



吃过晚饭，又说了一阵话，便动身了。刘大伯打开包袱，取出一套羊皮衣，对我说：『到河边，把这换上，要不过了河，就成冰棍子啰。』我感激地接在手中。



刘大伯硬是送了好几里。我劝他说：『回去吧！往后我定来看你。』他泪花花地说：『好吧，我回去了。唉！虽然在河东，可没一天忘过老家，你要能到清涧，定到我家去一趟……』



我说：『大伯，我都记得，你宽心。』刘大伯想了一阵又说：『娃，你要是到了延安府，代老汉问候毛主席一声，说河东老百姓日子过得凄惶，盼他来搭救。』我肯定地回答：『大伯，那日子不远啦！』



别了刘大伯，我们快步往河边飞奔。下半夜，到了小河岔。这是和黄河成丁字形的岔口，我们顺着打樵路，走下沟底。



沟底里乱石峥嵘，刺刀样的茅草有半人多高，路很难走。殷大叔很熟悉地拨开乱草为我开路。我背上一个轻巧的羊皮筏子，紧跟在他的后面。



黄河越来越近，那奔腾的水吼声听得让人很激动。要没有什么意外，不用一个小时，我们就到河西啦！我这么想着，猛地看见殷大叔站定了。



我们连忙弓腰闪进一个石崖缝里，不小心，一块石头被我蹬进水坑里，发出一阵『扑噜噜』的声响，听起来，真觉得比打雷还响。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快停止啦！



沟沿上来了两个巡逻的敌人。他们听见声响，停住了脚步，用手电筒照着查看。幸好我们紧贴着崖壁，那电光照不到。



只听见一个敌人慌张地说：『听见没有，沟里有动静。』另一个回答：『下去瞧瞧。』糟了！敌人要下沟了，我急着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，准备拚命。段大叔看见了，直扯我衣角。



敌人的手电光在我们前面晃了几下，接着又听另一个敌人说：『别下去啦，路也没有，看！尽是一些乱石茅草，走！到村里烤火去！』



巡逻兵的脚步声走远了。殷大叔说声：『好险！』拉着我的手继续上路。出了河岔就到黄河边上，抬头虽可以看见高崖上敌人碉堡枪眼里闪出的灯光，但危险性却小得多了。



我们从容地穿上皮衣皮裤，轻轻把羊皮筏子推进水中，跳上去坐定，一个急浪，就把羊皮筏子打出了几丈远。



筏子随着波浪，一起一伏，浪花打在脸上，冰凉刺骨；有时大浪把筏子掀起丈把高，人好像腾在半空。我紧紧地抓着支架，虽然冻得发抖，但心里可是热得很。



殷大叔避开漩涡、急浪，熟练地和河水搏斗着我时不时回头向东岸看看，碉堡的枪眼里，闪着鬼火似的光，好像一些狡猾的眼睛瞅着我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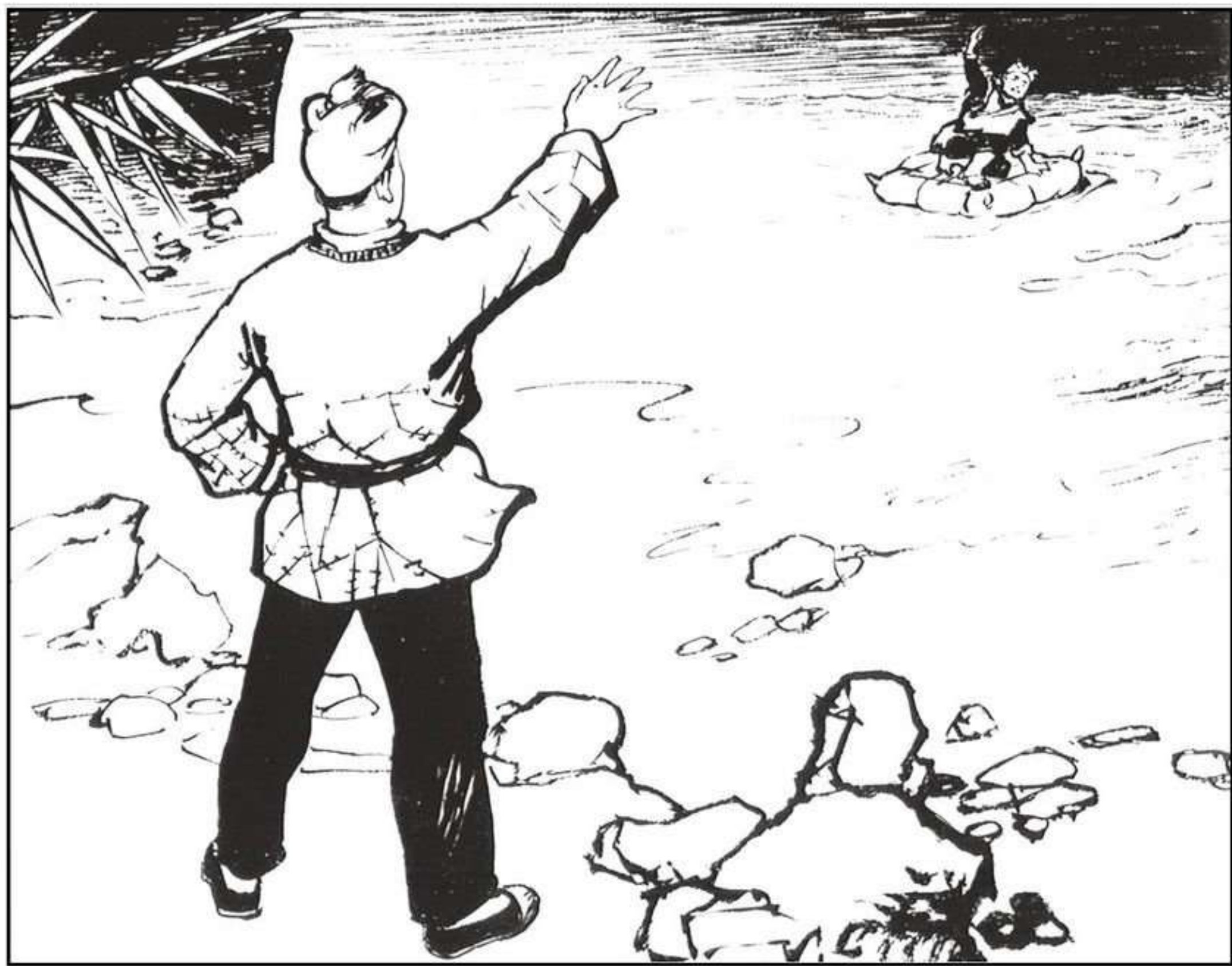
靠岸啦！我又踏上了家乡的土地。殷大叔向我告别：『兄弟！好了，我要赶在天亮前回去。』我紧紧拉着他的手说：『不歇歇吗？』



他平淡地一笑：『不是时候，见面的机会有的是。说不定以后还能接你过河东呢！』我激动地举起手，向他行个军礼说：『向你敬个红军的礼，代我问候刘老汉一家，说我没有忘记他的话。』



殷大叔把手在头上一比划：『我早知道你是红军了。』说罢，他把筏子推进水里。跃身而上，很快就离开了西岸。



我站在岸边，回想起河东的一段经历，记起了毛主席讲过的话：『敌人和乌龟壳不是铜墙铁壁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。』李大伯、王师傅、刘大伯、段大叔，又一次展现在我眼前。



我沿着羊肠盘道走上河沿。太阳出来了，温暖地普照着河西，我走上了通往延安的大道，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。

